

文学巨匠契诃夫作品《海鸥》在桂林大剧院上演 观众掌声热烈——

“今晚夜色很好，《海鸥》很棒！”

本报讯（记者周文琼 文/摄）10月28日晚，契诃夫经典话剧《海鸥》在桂林大剧院上演。在秋意渐浓的桂林夜晚，这部气质高雅的作品与城市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，为观众带来一场关于文学、戏剧与人性的深度对话。

作为契诃夫十九世纪末创作的四幕话剧，《海鸥》被视为现代戏剧的开端之一。该剧以偏远庄园为背景，通过一群追求爱情、艺术与理想的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，展现他们在现实与理想错位中的挣扎与幻灭。契诃夫自称这部作品为“喜剧”，实则融悲喜剧色彩于日常叙事之中，开创了抒情心理戏剧的先河，形成了独特的“潜台词戏剧”风格。

然而，这部话剧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成功。1896年1月17日，契诃夫的《海鸥》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，惨遭失败，契诃夫没看完戏就离开了剧院。第二天契诃夫写了三封短信，给他的亲人和朋友讲述演出失败的事。他在信中赌气地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写剧本了。”一个月后，他还在信中提及这件伤心事：“即使再活700年，我也不会再写一个剧本。”“剧场里充满了敌意，空气因为憎恶而膨胀，而我，依据物理学的原理，像炸弹一样，飞离了彼得堡。”

1898年12月17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《海鸥》，大获成功。而这次演出标志着“一个新的剧院诞生了”。后来一只飞翔的海鸥绣在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大幕上，成了这家世界闻名的剧院的院徽。

本次上演的《海鸥》由中央戏剧学院与俄罗斯鲍里斯·史楚金戏剧学院联合培养的“表演干部训练班”呈现，特邀俄罗斯导演伊琳娜·帕霍莫娃执导。“导演是契诃夫迷，她一提到契诃夫就像少女一样，她不光是对《海鸥》这部剧有比较深入的了

解，对契诃夫本人，包括他的身世经历都特别清楚。”话剧演员在接受采访时说。这部话剧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，以当代视角重新解读人物内心世界，舞台上的演员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深入人心的台词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内心的复杂性，让契诃夫笔下流动的艺术图景在今天的舞台上焕发新生。

导演伊琳娜·帕霍莫娃说，契诃夫谈论的是那些自古至今决定着每一个人命运的事物，他痛苦地探寻着人生最根本的问题：什么是生与死、爱与孤独、谎言与真理。希望《海鸥》能走进每一位观众的心中。

当晚的演出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艺术呈现，也走进了观众的心中。“舞台上演员犀利的表演让我沉浸在其中，演员崩溃的那几段，我感觉我快绷不住了。”专门从南宁赶来桂林看剧的邓小姐说。也有观众感叹，在桂林这座连发呆都能引发思考的城市，观看《海鸥》恰逢其时。契诃夫式的幽默所言“天气很好，钱一点也没有”，这一晚的桂林则是“今晚夜色很好，《海鸥》很棒！”。三个小时的演出收获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。

“桂林的观众太棒了，给了我们特别多鼓劲的地方，在我们预埋的一些包袱，或者有一些感动的点，大家都有呼应，于是我们在舞台上十分兴奋，桂林的观众真好。”在结束演出后，演员们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桂林观众的喜爱。

近年来，随着学界对契诃夫研究的深入，这位文学大师平实而幽默的语言风格愈发受到喜爱，吸引着越来越多观众走进剧场，感受经典的永恒魅力。在桂林艺术节期间，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多次被搬上舞台，此前《樱桃园》等剧目的成功上演，已让本地观众充分领略到俄罗斯戏剧艺术的深厚底蕴。



演出结束后，演员合影留念。



▲《海鸥》演员们谢幕。

话剧《北京人》登陆漓江歌剧院

本报讯（记者张婷婷 文/摄）懦弱无能的曾文清、尖酸刻薄的曾思懿、隐忍压抑的愫方、渴望挣脱枷锁的小夫妻曾霆、瑞贞……在腐朽颓败的曾家，每个人都被无形的牢笼笼罩，生命力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枯萎。10月28日晚，话剧《北京人》在漓江歌剧院精彩上演，用诗化舞台意象，为观众剖开旧时代的枷锁与人性的微光。

该剧是根据曹禺的经典名作《北京人》改编创作。曾家大院，暮气沉沉。曾氏家族的显赫早已凋零，只剩一具楠木棺材上漆着世家的体面。老太爷曾皓以参汤续命，长子曾文清深陷鸦片泥潭，长媳曾思懿靠说话的尖酸和分贝维持着家庭生活的运转，女婿江泰在酒精里打发抱负，愫方则把青春消耗在了虚构的想象和无望的等待里。曾家每个人的内心都涌动着改变的愿望：瑞贞欲与愫方相伴出走，文清和江泰的双脚迈出了家门。

“桂林是西南剧展的发源地，曹禺的《北京人》是西南剧展文脉的延续。今天携

经典剧目《北京人》来艺术节，是历史与当代的碰撞。”话剧《北京人》导演、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主任曹艳教授说。作为构建“中国演剧体系”的探索实践，本次创排堪称一场经典与创新的对话。该剧采用环形叙事构架，将生命热情与命运冷酷的冲突层层铺展，营造“绝望深处藏微光”的诗化意境。在这一版《北京人》剧本的重构中，难能可贵的是，在有限的篇幅里清晰地保持了原作基本的人物关系和事件线索。

话剧《北京人》戏剧创作、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麻文琦教授介绍，曹禺的《北京人》创作于1940年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困难时期，曹禺内心非常困窘，但他依然心怀理想、保持乐观，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改变中国。所以，在原作《北京人》中，愫方、瑞贞的结局比较乐观，都走出了曾家大院。而现在，中国已经走出了困顿时期，各方面发展情况都很好，为此他们在剧中还原了当时中国人的艰难处境，对

《北京人》作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，就是变成一个环形叙事结构，人们似乎永远走不出去，让当代观众带着一种历史的距离再去回望历史，切身感受到一个人要想走出时代的泥潭是不容易的。

话剧《北京人》在带给观众震撼的同时，也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少挑战。“在创排过程中，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属于中国话剧、中国演剧的新的表现形式，希望将这种形式呈现给观众朋友。”愫方的饰演者牟佳坦言，愫方是一个善于隐忍的女性，跟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反差很大。除了听从导演指引，反复研读剧本外，她还在塑造这个�物的过程中，努力将戏曲表演融入话剧，去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。曹文清的饰演者甄浩北表示，作为京剧系学生，他的本行当是花脸，动作幅度过大。而曹文清在剧中是一个文弱的人物形象，在塑造人物的时候，他得改变原来固有的表现形式，不断调整自己，把剧本人物塑造得更立体、更鲜活。



▲演员们精彩演绎话剧《北京人》。

女娲补天留遗石 今借科技发新声

新媒体融合剧《顽石》在七星景区“洞剧场”上演

本报讯（记者黄敏 文/摄）10月29日下午，作为第二届全球华语青年戏剧导演英才计划的孵化作品之一，新媒体融合剧《顽石》在七星景区内别具一格的“洞剧场”上演。这场在天然溶洞中上演的先锋戏剧，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震撼的视听效果，让观众亲身感受了青年戏剧人蓬勃的创造力，见证了山水自然与先锋艺术的美妙共鸣。

《顽石》一剧取材于中国上古神话“女娲补天”，却将视角聚焦于那块被遗忘、未能参与补天的“顽石”。剧目大胆打破话剧、舞蹈、影像剧的边界，有机融合了现代舞、肢体剧场、武术、鼓乐、偶戏与多媒体影像，构建了一个跨越亿万年的多维叙事空间。在幽深奇特的溶洞环境中，演员们用充满力量的肢体语言，演绎着顽石从被遗弃、迷茫到最终觉醒、完成自我追寻的精神成长史诗。天然的岩壁与多媒体投射的奇幻影像交织，鼓乐的轰鸣在洞窟中回荡，共同营造出一个既古老又充满未来感的艺术世界，使“顽石”的挣扎与抗争更具视觉冲击力和哲学意味。

该剧导演华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们致敬每一个平凡生活中的人——不为合群，不为取悦，以空乘光，以劣存真。这是我们的核心。”他透露，该剧创作历时75天，时间虽紧，但团队

始终聚焦于“那块没有被选中的普通石头”的心路历程，以此映射当代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。

在艺术表达上，《顽石》融入了大量前沿科技手段。据该剧多媒体与交互设计朱慧婷介绍，剧中运用了粒子成像、实时投影、AI成像、交互追踪等多媒体技术。“从序幕的宇宙尘埃到第一章的珊瑚聚合，再到规划场景中的万花筒意象，以及实时投影中‘多个自我’的碰撞，每一种技术都在服务于叙事与情感表达。”她特别提到，通过追踪演员在舞台上的位置并实时触发视觉效果，实现了“人景合一”的沉浸体验，“这项技术目前在国内还较为少见”。

对于在溶洞中演出，《顽石》的表演者杨皓深感触动：“在这里跳，仿佛自己就是和大山融在一起了。”他认为，溶洞环境不仅与“顽石”主题高度契合，更让演员与自然产生深层次的共鸣。

市民李女士在观演后更是兴奋地分享：“剧情与溶洞环境完美契合，音乐与情节搭配也很到位。”她坦言，整体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沉浸体验。“这就是桂林的特色——把戏剧搬到天然的风景区中，特别棒！”



新媒体融合剧《顽石》演出现场。